洪範政鑑為宋淳熙祕閣寫
本其顛末已見藏園羣書題
跋歲癸未三月廿四日藏園主
人擧行蓬山話舊弟十集風
日晴麗牡丹盛開預是集者
保山吳煦德清俞陛雲江安傅

增湘宗室文斌錢唐吳震春仁
和邵章靜海高毓澎開州胡嗣
瑗昌州陳雲誥臨桂張書雲侯
官郭則澐清遠朱汝珍貴陽
邢端獲觀是集讚歎靡已屬
章記于冊尾

宋鈔本洪範政鑑書後

南宋內府寫本每卷分上下凡為子卷二十四朱絲闌左右細線無邊闌半葉九行每行十七字樹豎頊瑄桓構雊殼愼皆為字不成敦字不缺筆審為孝宗時重繕本前有康定元年七月御製序每卷首尾有內府文璽御府圖書緝熙殿書籍印皆宋代內府所鈐大本堂印為明代東宮所鈐別有海隅二字則明人藏印也筆法清勁有唐人寫經風格桑皮玉版厚如梵夾蝶裝舊式凡十二冊按是書晁陳兩志皆不載宋史藝文志亦未收惟通鑑長編卷一百二十九載康定元年十一月丙辰內出御撰洪範政鑑審樂要記風角集占以示輔臣然未詳卷數及刊頒與否嗣檢玉海卷三天文書類卷二十八御撰書類所載亦同亦載此書與審

樂要記并舉其年月日亦同且云政鑑書以皇極為本
上與王洙論五行五事之證采五行五沴及前代庶應
成此書十二卷上自為序云又朱彝尊經義考（卷九十五）尚
書類著録此書全引玉海原文惟注云一作二十四卷佚
是此書撰成於康定頒示輔臣後并未刊行（長編云以風角集占賜陝西諸路部署司而不及政鑑則未刊頒可知）逮南渡後孝宗更重録此本秘藏廣内
致使官私書簿咸失紀載即伯厚所言亦似僅據實録
及長編撮其梗概而未覩原帙觀於玉海景祐乾象新書
景祐三式太一福應集要皆全載御製序而政鑑序獨
不載可知當時御府珍儲學者固未曾寓目也惟四
庫提要術數陰陽五行類載於存目而所據者為永樂
大典本又知此書明初曾收於大典中清高宗詩第四

集有題洪範政鑑詩一首然亦不著為何本以題大金
德運圖等例推之當亦為大典本著果為宋鈔則高
宗留情翰墨鑑古賞奇寧不特為矜詡耶蓋自宋以
來寥寥數百年中見於著録可考見者祇此而已史載
仁宗畏天勤民恭己好學令以傳記參之其經筵講論
秘殿紬書於洪範五行尤為致意如御撰之書自乾象新
書外有寶元天文祥異書十卷洛書五事一卷其與
臣僚咨討者如景祐元年御延和殿問晁迥以洪範兩
暘之應寶元二年十月乙丑御邇英殿問丁度以洪範大
義命録以進康定二年四月丙午徐復召對上洪範論
皇祐三年九月辛未令王洙進洪範稽疑經注疏四年
九月己巳與王洙講洪範五事因有奉天在於脩德之

諭帝曰王者用五事皆本五行乎洙對曰王者治五行得其性則五事皆善故五事得則有休證失則有咎證是以聖人先謹天戒以脩其身上曰奉天在於脩德戒謹於未然必俟遽昔然後脩德豈畏天心之道也

蓋研覈既久故勒為此編以資考信序中所稱休嘉之來懼省不類眚異之見儆畏厥繇其拳拳於敬天脩己之誠可以概見焉

憶壬子之夏盛伯羲祭酒遺書散出余按目而稽得覯此帙鬱華閣中所庋宋元古槧名賢鈔校琳瑯溢架無慮萬籤然絕世奇珍斷推此為弁冕嗣詢知為完顏景樸孫所得欲求錄副本而不可得即請就半畝園中展閱片晷略紀梗概亦復惝之雖當日摩挲僅留一瞥然古香異采夢寐不忘者垂十餘年前歲景氏云殂法書名畫散落如煙獨此帙與松雪手書兩漢策要最為晚出策要旋歸濟寧潘氏政鑑尚秘惜不忍去手

僅以重金質余書庫者數月祇完録副之願而問鼎
則未許也今歳初春文德韓估忽來商略懸值絶高非
初意所及料余乃斥去日本朝鮮古刻書三篋得鉅金
而議竟成舍魚而取熊掌余心固所甘焉嗚呼自康定
成書迄乾淳之間越一百二十餘年中更汴京淪没吳
越播遷垂絶而復續留此冇傳之帙僅為一線之延可
云幸矣由乾淳至於今日又七百餘年其間伯顔南下
庚申北遁順闖西來故宮文物蹂藉於鐵騎之塵摧燒
於咸陽之火者殆不可量計即近者辛壬改步鐘簴無
驚然天禄珍儲史宬秘籍屬余掌領者檢料簿録蠹蝕
叢殘所餘劣不及半獨緝熙殿物竟深藏四朝宮禁之
中巍然而長存雖近以偶疏扃鐍流落人間而玉楮朱

闡新善未觸視太宗實録乾象新書同一宋鈔而斷
帙塵存何啻翅霄壤歷刼護持殆有神物藏園什襲虹
月宵騰涑水鉅編儼成雙鑑它時斠訂刊行流傳萬
本茲事豈異人任哉歲在戊辰三月中澣藏園老人記

前跋作於戊辰之春以屬稿倉卒未遑博稽嗣校印徐
星伯宋會要輯本於其中搜得二證焉一曰建炎三年
三月二日行在太史局合要各書下詔訪求内有洪範
政鑑十三冊三當為二字之誤見永樂大典一萬九千七百七十八
卷一曰淳熙十三年二月八日令祕閣繕寫洪範政鑑一
本進納見永樂大典一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卷以此觀之
建炎時既下詔訪求至淳熙時必已求得遺本故令
祕閣重繕進御今考本書避帝諱至慎字止是此本

為淳熙秘閣繕進之原帙固彰彰甚明矣嗚呼此先朝
御撰之書明詔海内自建炎三年己酉迄於淳熙十三年
丙午中經五十八年僅乃得之其蒐獲不可謂不艱然
淳熙重繕之本歷元明至今又七百五十餘年雖風塵
兵火得以幸存而踪迹晦霾幾於耳絶此余所以深冀
異時規撫原編壽諸梨棗庶無負高孝兩朝搜訪之
盛心匪徒以孤本異書自矜為篋中之祕而已戊寅
四月藏園補誌

歲在乙酉四月初七日命姪適謨補録